

服部文庫  
117  
175  
44



117  
175  
44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五十二



樂記第十九之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史管

記作

**正義**

鄭氏康成曰。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

卑也。管。猶包也。孔氏穎達曰。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

是情之不可變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是事之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正義  
卷五十二  
一  
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樂主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張子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能制禮。方氏慤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至於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邵氏困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

可以爲樂。和者不可以爲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

**案**喜怒哀樂之情至變。而有不可變者焉。中節之和。一

未發之中也。質文損益之理時易而有不可易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則之常也。蓋人情之淺深不一。樂以統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幾微易淆。禮以辨之。乃各當其分。然天理之至。卽人情之極。於理有未協。卽於情有不安。故禮樂同管乎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起呂反  
負音負

**正義**

鄭氏康成曰。負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

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氏穎達曰。此更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則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情。知內外改變樂之情也。經常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僞。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負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負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合會。故云達神明之德。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

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陳氏暘曰。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爲樂之情也。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著誠去僞。則全於天真。而不汨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

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領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

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

**案**窮本知變四句。申禮樂之管人情。其下則又推其所以能管人情也。發而中節者情之本。而欲動情遷則變。而情失其常。惟樂道人情之和。有以窮其本。卽有以知其變動而不妄者。理之經。而色取行違。則僞而失其真。惟禮章天理之則。有以著其誠。卽有以去其僞。此禮樂

之所爲管人情也。蓋人之情。由天地之情出。乾健坤順。默運於無爲者。神明之德。乃天地之情之本。所以立下。施上濟。其相交而生物者。上下之神。乃天地之情之用。所以行情之不可變。卽理之不可易。人道之君父卽天子。臣卽地。仁忠慈孝卽神明之德。事使作述卽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利。則情之所發。未必合天理之公。而人之情與天地之情異矣。聖人制爲禮樂。舉天地之情。依負之而出。以天地之情管人之情。使人有所依。

像凡人心德之不能自達者禮樂為達之。上下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為降興之。雖共由者不過絃舞玉帛之粗而德與神之至精者凝合無間。舉凡父子君臣之交致其情各盡其道者皆於是領其統會而不可變易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爾。

訢依注音熹又音欣煦許具反嫗於具反區古侯反萌莫耕反觫古伯反蟄直立反伏扶又反殯音獨殯呼聞反

**禮記**鄭氏康成曰。天地將為之昭焉。明也。訢讀為熹熹

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孔疏謂鉤曲而無

日觫。孔疏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

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殯。殯裂也。今齊人語有

殯者。孔氏穎達曰。此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合

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之事。天地訢合以下。惟論樂之

所感不論禮之功用。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言樂感動天地之氣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陰陽相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媪之是覆育萬物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羽翼飛鳥之屬皆待奮動。角駝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胎生者不有殞敗。卵生者不有殞裂。所以致諸物各順其性。由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張氏守節曰。此大人聖人與天地合德。故舉禮樂為教。而天地從之。大明也。直出曰萌。稻稷之屬也。胎生獸也。卵生鳥也。馬氏晞孟曰。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陸氏佃**曰。區讀如字。岐別為區。蓋萌一而區二。若



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

區萌達對上草木茂而言蓋一係屈生一係直出故

兼舉菽豆稻稷始該若陸說則於達字中包之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鋪普胡反

鄭氏康成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

偽樂本窮本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

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孔氏穎達曰

此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

可以制於天下黃鍾以下惟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

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

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

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也

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後。皆知禮之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存疑 孔氏穎達曰。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

國 干揚對弦歌。則揚當為干。文成揚之揚。陳氏澥謂干

揚皆舞者所執是也。孔說誤。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

公天下也。

行下孟反

鄭氏康成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

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

法。孔氏穎達曰。德成而上者。人君及主人之屬。以道

德成就。故在上。藝成而下者。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

而在下。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

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

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為法以班

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陳氏暘曰。禮樂之於天

下得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  
 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  
 者有矣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  
 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  
 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國服而  
 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  
 末之施而已

右樂情章第七

史記樂書第四節目錄第六  
 吳氏澄纂言改居第五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此章為樂情 張氏守節曰上  
 章明象象必見情樂變則情變故此以情不可變言  
 之中分三段一明禮樂情達鬼神二證禮樂達鬼神  
 之事三識禮樂之本可尊也

此章承上二篇禮樂之情天地之情而言宜居第  
 四篇首言禮樂之情通乎天地後言禮樂之情超於  
 器數蓋惟負天地之情故能管乎人情也其下乃以

樂象章反情和志繼之見器數亦正所以象此情耳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  
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

也。孔疏。左傳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世本。萬  
生芒。芒生李。李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  
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  
案左傳。州作雙。降作終。端。玄衣也。古樂  
先王之正樂也。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合之也。明

魏文侯與子夏問答古樂今樂之異端冕玄冕祭服也

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

樂何以樸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新樂何以婉美使  
人嗜愛不知其倦也。張氏守節曰著玄冕衣玄端同

色故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玄冕祭服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  
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拊音撫復音伏相  
息亮反訊音信

鄭氏康成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司馬職曰。大祭祀帥鼗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鞀。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篥。中有椎。孫氏莖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趣之以雅。孔氏穎達曰。

此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令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始奏以文。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爲武。鼓主發動衆音。無兵器之用。故爲文。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

語說樂之義理。道古者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陳氏

道曰：拊之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拊是也。荀卿曰：鞀拊柷，楬似萬物。又曰：懸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尚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

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卽相也。又曰：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箎樂。鄭司農云：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此約漢法云然也。鄭康成云：雅中有椎，箎樂箎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箎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欲其醉而不入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箎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

其舞之曲與。方氏慤曰。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乎。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馬氏晞孟曰。語者。所謂既

歌而語以成之也。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

**有相** 鄭氏康成曰。相。即拊也。

**有舞** 張子曰。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自前** 自前。先鼓。三步。誤以大武釋之。延及此章。亦以周召太公為說。皆誤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

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傳音儒獲乃刀反亦作猱

鄭氏康成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獲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獲或為優。孔氏穎達曰。此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俯僂曲折不能進退齊一。行伍雜亂也。姦雅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作樂之時。乃有俳優雜

戲侏儒短小之人。狀如獼猴。男女無別。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馬氏晞孟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也。語者。語君臣父子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陳氏澹曰。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



相近而不同

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

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孔氏穎達曰古樂有音聲律呂

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樂正聲和

音則心邪聲亂是不同也。案鄭云律乃為樂是律無不正。孟子所謂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也。孔云今樂亦有律呂是律有不正。蓋律用至六。尚得比於正聲而為和。至七則不得比於正聲而為

也。繆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

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疾丑刃切莫詩作貓長上聲王此之王去聲俾依

注音此去聲祉音止施音異

**正義**鄭氏康成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大當謂樂

不失其所德音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孔

疏德既正天下應和照臨四方曰明孔疏莫然而靜故能照臨天下

朱子曰莫莫然清淨也勤施無私曰類孔疏施惠勤勞不私於已外及等類朱子曰克類能分善惡也教誨

不倦曰長孔疏能為人師長慶賞刑威曰君朱子曰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

故人以為威嚴氏案曰君又尊於長學記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慈和徧服曰順孔疏皆昭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也相親也朱子曰比上下

世也孔氏穎達曰此子夏與文侯問答古樂之正弦

歌詩類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詩大雅皇矣之篇

五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詩云德音此

經之謂也陳氏祥道曰當四時不忒各當其分也大

當三才之理無適不當也方氏慤曰天氣下而地不

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

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非所謂四時之

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恆產故有恆心也五穀昌以時

和年豐也。疾，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為妖是也。祥，與毫有祥之祥同。疾，疾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疾不作而無妖祥。凡此四類，則知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嚴氏粲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

相受功也。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憾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於子孫也。

**釋** 孔氏穎達曰：王季之德，比擬文王，無可恥悔。

**釋** 朱子曰：比于，至于也。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辟匹

亦反喬音驕

鄭氏康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

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

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

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孔疏左傳僖二十三年齊姜勸公子重耳

語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氏穎達曰此子夏為文侯明溺音所出也濫竊謂

男女相偷竊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

沒也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意志沒溺即前溺而

不止是也衛音既促且速所以使人意志煩勞齊音敖

狠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此四者既淫色害德故不

用祭祀也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陳氏

暘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驕則心

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周氏諤曰

德音則能善其志溺音則能亂其志

**存疑** 孔氏穎達曰。案衛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之外。更有促數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台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也。

**國** 先必有淫溺煩驕之志。而後成此好濫燕女趨數敖辟之音。此樂之失。人感此好濫燕女趨數敖辟之音。則亦起淫溺煩喬之志。故用樂者當戒淫色害德。亦以音之流蕩。其感人必至此。正不必求其人求其事以實之。孔謂淫佚女色之外。更加煩志喬志。反岐而二之矣。

肅。誰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誰。誰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國** 鄭氏康成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孔氏穎達曰。此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勸勵文侯用古樂也。詩周頌有瞽之篇。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方氏慤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為主。誰。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為主。孔子曰。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樂中之禮。於是見之。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易以 鼓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

之於善無難。孔氏穎達曰。此子夏勸文侯所好古樂

又謹慎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詩。厲王大雅板之篇。

胡氏銓曰。謹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禮記 子好惡。必人君自謹其好惡。此前後血脈貫通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楊。壎箎。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琴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

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鞀音桃。控苦江反。楊苦瞎反。壎許袁反。箎直支反。琴音干。醕音脩。長竹文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楊。謂祝。敵

也。壘篪或爲篳篥。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孔氏穎達曰。此論聖人作爲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鞀鼓控楊壘篪。其聲質素。旣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又用于戚旄羽以舞動之。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接納賓客。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聞樂知德。施於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長幼之序也。陳氏賜曰。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楊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壘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絃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鞀鼓控楊壘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旣作爲六者之器。以寓無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鐘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于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

八音克諧。無相奪論。而神人奚適不和哉。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各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管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

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聲謹。謹以立動。動以

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鏗鏘

耕反號胡到反橫古曠反磬依注音磬口挺反疆居良反濫力敢反會戶外反畜敕六反鼙步西反謹呼端反又音喧將子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磬也。當為磬。字之誤也。孔疏。磬是樂器。故讀為磬。辨。言

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聚



或爲最謹。或爲歡動。或爲動聞。謹囂則人意動作。有所合。謂以聲合成己之志。孔氏穎達曰。此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之臣也。金鐘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嚴威。則軍士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節義則不愛其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哀怨。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擘聚。故能立會。以聚衆筮。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筮以匏爲體。

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擊之聲。謹囂。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陳氏祥道曰。鐘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擊之聲。謹囂。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爲事。故鐘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擊之聲。謹囂。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爲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蓋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內。小人樂得其外。樂得

其內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聽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蓋亦不過於五者。而未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諭之也。陳氏暘曰。鐘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義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

出於絲。絲聲則噍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鞀則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謹。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

合之也。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草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音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方氏懋曰。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異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鐘聲思之。或於聽鼓鼙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於所行之事焉。鐘。金音也。鼓。革音也。軍旅之法。以革而進。以金而止。故

其別如此。

右魏文侯章第八

史記樂書第九。鄭目錄第十。吳氏澄纂言改居第十。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液音亦憲音軒萇直良反

**鄭氏康成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病猶

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

孔疏遲待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

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非武坐言武之事無

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

義為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

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萇弘周大夫

王氏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及時

事欲令之事各及時致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不亦宜乎是賓牟賈與夫子相

問答之事賓牟姓賈名

張氏守節曰賓姓牟賈名

樂孔子問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眾備戒之後久

始作舞何也賈答武王伐紂之時憂不得士眾之心故

先鳴鼓以戒士眾久乃出戰今武樂令舞者久不即出

是象武王憂不得衆心故也。淫液是貪羨之貌。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歆羨。賈答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長聲而歎其音連延不絕欲待衆之至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卽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之蚤何也。賈對所以舞時蚤爲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此答非者以下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賈答此非是武人之坐以舞法

無坐也。此答亦非者。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淫貪也。當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爲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問賈云何意有貪商之聲。賈答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貪商之歌則何音也。賈答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若非失其傳說將實爲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矣。吾子相親之辭。如王曰孫不何不對矣。則平春警詩對

竹書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諸侯會

師孟津。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警諸侯。師。秋。伐殷。師次鮮原。蓋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干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然春警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猶次鮮原。未行也。蓋以箕子尚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於萬一也。紂終不悔。且恃其如林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故始之備戒之已久。象春警師也。

咏嘆之淫液之遲而又久。象師次鮮原也。發揚蹈厲。象師渡孟津。至於牧野。詩所謂時維鷹揚也。武王革殷。其不得已之心。皆形見於樂。賈所答皆非。子反覆明其遲之。又久之。故而非病。不得衆。非恐不逮。事皆見。孔謂賈上兩答。是亦誤也。又案咏歎淫液聲。淫及商。皆謂歌聲。大武六章。皆歌者在堂上。舞者在堂下。歌者自歌舞者自舞。特其緩急疾徐。皆相應。而當日情事。自見耳。國語。牧野之事。音皆尚宮。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而當時有

淫而及商聲者故知非武音若武樂果有此音則武王  
殺伐之心動而志荒矣賈知武王無此心故夫子亟許  
之。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  
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  
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  
一遲字並直詩反方氏上遲去聲  
待也語魚據反女音汝大音泰

鄭氏康成曰遲之遲

案疏引賈說則遲之指備戒  
言遲而又久指立於綴言之

字當絕此聯下遲字意必傳寫之  
誤特依本文存之而綴以說疏全謂久立於綴居猶安

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  
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  
武舞象戰鬥也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王氏  
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孔氏穎  
達曰賓牟賈前答孔子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  
故請問孔子也免席避席也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

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者也。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之志。武舞之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張子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方氏慤曰：上遲音穉，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樂

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爲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

**亂**鄭氏康成曰：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陸氏佃曰：凡譁亂者，使坐則定。

**爾雅**釋亂，治也。又樂之卒章也。前經云：復亂以飭歸。卽此義，蓋不如此不足以成周召之治也。若如鄭注，則



盡美如大武亦有失行列之事乎。且失行列又何以成周召之治。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各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綴竹劣反夾古洽反分扶問反

**鄭氏**康成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

奏象觀兵盟津時也。

案北出紂五十一年未渡孟津時非前一年觀兵孟津事。再奏

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

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

案武王無伐荆蠻事。大約如逸書所言庶方不服分師俘之。若

後來伐靡集於陳。百弇伐衛。陳本伐磨。新荒伐蜀諸事。

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

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駟當為四。聲

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

孔疏每一奏之中。四度擊刺。

一擊一

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猶部曲

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

象用兵務於蚤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孔氏穎達曰：此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謂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伐商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

南者，象疆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此並熊氏說。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中，到六成而已，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象武王伐紂爲事之早成，故前進也。久立於綴，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鄼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

張氏守節曰武王居鎬在南紂居朝歌在河北故舞者南來時楯向北尚象之。應氏鏞曰武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為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

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又曰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間至於遲久故以是言。

**禮記**鄭氏康成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

**禮記**王氏肅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陳氏澔曰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也一說天子連下句但舊注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

鄭于以崇絕句語意不全。以天子屬下句。謂王與大將來舞者振鐸。尤非是。孔以久立於綴爲未舞。得之。張子屬之復綴爲六成事。未確。

張子曰。周文王已三分有二矣。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久立於綴。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陳氏祥道曰。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此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再成則至三表。三成則至四表。四成又自北而南至一表。五成而至二表。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

舞之周旋象風雨。則每成中必有許多迴旋曲折。樂記三

成舞法。若如舊說則自南而北自北而南合六成只走  
得一遍恐未必然若如陳說則六成已完八變九成又  
走半遍成何舞法。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

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  
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  
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音薊

計祝之六反行本下孟反今如字復音伏弛始氏反華  
如字又戶化反弗復之復扶又反衅同釁許斬反建讀  
為鍵橐

**正義** 鄭氏康成曰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弛政  
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

在華山旁。

金氏履祥曰。自靈寶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

甲。鎧也。衅。釁字也。包。

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

孔疏。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

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

建。讀為鍵。字之誤也。

孔疏。鍵。籥也。

兵甲之衣曰囊。鍵囊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囊

弓矢。春秋傳曰。垂囊而入。周禮曰。囊之欲其約也。薊。或

為續。祝。或為鑄。

孔氏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

案逸書命畢公

表商容之闇。使之。家語作使人。蓋是時商容避紂之亂。隱於太行山。故先表其闇。而又使人行求而得之也。應氏謂使箕子求商容亦誤。孔氏穎達曰。此孔子為賓牟賈說牧野

克殷後事。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

下車而封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凡載兵之

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將帥之士

封為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籥也。囊。兵鎧之

囊也。言鎧及兵戈。悉囊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

名之曰建囊也。張氏守節曰。薊。幽州縣地。陳。陳州宛

邱縣。故陳城。杞。汴州雍邱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

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

也。陸氏德明曰。薊即燕國都。或封薊者滅絕。而更封

召公於燕乎。案武王時齊魯燕皆未封。故武庚之亂。青

兗冀豫四州皆反。薊滅封燕。大率皆武庚

後事。應氏鏞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

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尤近。未至於圯

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

河為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為東

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衛。則周為西南而商

為東北也。  
**鄭氏康成曰。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封**

**都也。**孔疏。以下濟河而西。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張氏

知此是及至商也。曰。今衛。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

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

孔疏。武王初封武庚於殷墟。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

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暫時復所。即徙而居宋

及武庚作亂。被滅。周公因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

故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啟。是也。吳氏澄曰。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復封。聖人決不若是。案竹書。遂分天之明。立紂子武庚。是武庚直嗣殷位。故周公猶稱大國殷。吳說非也。

將帥之功。故建之為諸侯而名曰建。橐也。

**鄭氏康成**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

**孔氏穎達**曰。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吳氏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

商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反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所有。今周既伐商。則置殷之後於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

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

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杞宋同時而封。故

朱子詩傳亦以微子為武王所封。史記及商書序謂武

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案史記言

樂器奔周。無微子。抱祭器奔周。事左傳言微子面縛而降。亦非。蓋微子去之。遜於荒野。紂死而武庚立。則宗祀有主。可以不出。武庚誅。周求殷後。乃不得已而出耳。史記猶近之。

**陳氏澥**謂名之曰建。橐句錯簡。移置包之以虎皮下。

此因鄭讀建為鍵而誤也。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文並



與此同安得四書同錯簡乎。蓋名命也。武王既告武成  
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鍵兵囊弓無復事矣然後天  
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語意極順。王肅說可通而近  
巧。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  
息也。裨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  
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  
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射食亦反又食夜反狸力

側由反賈古亂反裨婢支反  
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直遙反

鄭氏康成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  
孔疏郊射射於射宮在郊之中

也天子於郊學而射。  
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孔疏東學在東郊周立虞

所以擇士簡德也。  
案鄭以東學為大學虞庠為小學恐無天子習射於小學諸侯習射

於大學之理或謂此左射即下射右射即上射此時猶  
用殷禮尊右後定周禮乃上射在左耳存之以待參。

狸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  
孔疏取甲鎧張之而

射惟穿多重為善左傳  
養由基徹七札是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

之屬也。  
裨冕辨。擗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

制。孔疏。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非正明堂也。耕藉藉田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克商之後。脩文

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鄭注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

之言。因以名篇。

案此據考工記射侯祝詞而云然。然實非禮也。

騶虞篇云。彼茁

者葭。一發五豝。鄭注射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

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虎賁言奔走有

力如虎。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自耕藉田以

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敬。亦還國而耕也。方氏慤曰。

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散軍則軍既入

而天下無事矣。然有郊射焉。慮忘戰之危故也。以樂為

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裨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

狸首騶虞者。備樂之文。以偃武。裨冕搢笏者。脩禮之文。

以偃武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

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間。主敬而已。

故繼之以耕藉。應氏鏞曰。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

徧覆之象。狸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

**案**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今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禘冕搢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為。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謂周公嚴父也。

明乎此。不特知宗祀明堂為武王之事。即中庸述王生祀。亦非但周公之事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

古衡反大音泰弟大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孔氏穎達曰。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

親執醬而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酌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享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禮記**鄭氏康成曰。言武遲久。為重禮樂。孔氏穎達曰。

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

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

右賓牟賈章第九 鄭目錄同。史記樂書第十。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以鼓反。子字諒音亮。朱

曰當依韓詩外傳作慈良

**鄭氏康成**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孔疏尚書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子孔疏箕子歌油然禾黍油油潤新生好貌也

是愛之義此亦是慈愛澤好貌善心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孔疏

內生亦然利欲之發由貪鄙來心志明行成孔疏志意清明神和性樂是善行得成

若思利欲則形神勞苦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

治心孔氏穎達曰此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

云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能深遠詳

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

然從內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善心生則令

人和樂心樂故體安而不躁身安故性命得長久既為

人所信如天又為人所畏如神天則有形事稍近似神

則無體理加幽深故先云天後云神但天有四時不失

故云信神是人所畏故云威其實一也陳氏暘曰致

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愛者能樂

於性之所愛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

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方氏慤曰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朱子曰天謂性體自然神謂神妙不測。真氏德秀曰生樂安久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至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鄭氏康成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是會多利偽生易輕易也。孔氏穎達曰致禮意以治躬外貌莊嚴而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能致樂治心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內矣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陳氏暘曰肅則莊敬重則威嚴是威嚴以莊敬為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樂由中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

見乎道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真氏德秀曰。猶汙泥非水。撓而濁之。是亦水矣。  
**案**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無外之非內也。禮樂之切於身心者如此。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輝音錯

措同七 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

欽定禮記正義 卷五十三  
德輝動於內。而民順於外也。樂由心起。故感動於內。禮自外生。故發動於外。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心內和而色見於外。故民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外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輝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致極。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爲之事也。張氏守節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

檢跡。故云動外。陳氏暘曰。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方氏慤曰。顏色指面目。容貌兼手足。瞻近而望遠。瞻望且然。况於親炙之者乎。輔氏廣曰。德輝謂樂也。所謂奮主德之光也。德輝動於內。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內可知矣。

**案**言以禮樂治身心。則其感人者如此。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

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減胡斬反。則樂之樂音洛。

**鄭氏康成**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

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

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為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

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王

氏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脩業也。樂充氣志而反本

也。孫氏炎曰。報謂禮往來以勸進之。反謂曲終還

始。孔氏穎達曰。此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依其事而和節之也。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張氏守節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於損。當自勉強。失在於盈。當自抑止。陳氏暘曰。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方氏慤曰。其

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之對。施爲出。而出所以退。報爲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爲異。故有曰進有曰報。樂爲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擗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

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輔氏廣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邵氏困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

一唱而三嘆。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禮有報資於樂。樂有反資於禮。此禮樂皆得。

言禮樂之道相濟治身心者必相濟。乃不偏。此以上並論禮樂。以下又專以樂言之。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

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

康成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

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形聲音動靜也流猶淫

放也孔疏樂聲流動放逸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

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孔疏鴻謂龐大肉與繁也殺謂細小

瘠與廉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細

孔疏闕謂樂息作謂樂動進則作止則闕也方道也孔氏穎達曰樂之為

體是人情之所歡樂喜樂動心所不能自抑退也內心

歡樂發於聲音則嗟嘆咏歌是也形於動靜則手舞足

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內心變

轉為聲音外貌變轉為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

於此不復更有餘事矣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內既

歡樂不能無形見於聲音動靜歡樂既形於外而或歌

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先王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足以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

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方氏慤曰。聲音生

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陳氏暘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為詩也。情

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為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

不能自己。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

形。形而不為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案道字。孔

訓道達。似異。而順其自然之理以達之。則一也。輔氏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

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道謂宣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此上言樂因人心而作。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附民也。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

族長之長當作黨長。幼之長竹。丈反。比毗志反。飾音式。又音敕。

鄭氏康成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

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穎達

曰。此覆說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其感或有哀樂喜怒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又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

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者。上文和順是也。張氏守節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陳氏暘曰。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

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

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方氏  
慈曰：樂之為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  
同。至於所以為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樂為天地  
之和，天地之和，同出於一氣而已。樂之道在乎審其一  
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為之節  
耳。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案**此言作樂之感乎人心，無不善者。性之一，有善有不

善者。性術之變也。先王知其術之變，原於性之一，故審  
其性之一，乃有以定其情而為和。恐不止是黃鍾為宮  
之說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于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  
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詘，邱勿反。要，一遙反。  
行，戶剛反。綴，都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



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猶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  
 穎達曰。此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  
 和善也。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  
 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  
 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  
 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  
 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  
 之氣。樂師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天人。是人情

不能自免也。張氏守節曰。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  
 戚。是形於動靜。周氏諤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  
 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  
 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陳氏暘曰。雅頌之聲。  
 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  
 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  
 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舒疾舉矣。言綴兆。則遠近舉矣。  
 言節奏。則文采舉矣。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

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爲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性情爲綱，以中和爲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咏者中聲。使夫聽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六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方氏慤曰：人之志氣，公正則廣，私邪則

狹。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謂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闕而退，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氣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爲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爲常也。

**存案** 鄭氏康成曰：詩云荷戈與綴。孔氏穎達曰：毛詩

作荷戈與袂鄭見齊魯韓詩不同

齊魯韓詩俱失傳是袂是綴俱不可知如以理論則

候人所荷當是袂而非綴或其本誤袂為綴康成未之

正遂承誤言之耳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

可謂盛矣

鈇方夫反又音甫儕仕皆反

鄭氏康成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哀節之

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敬畏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

矣孔氏穎達曰此覆說樂道之盛言樂以飾喜非喜

不樂是喜得其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橫施鈇鉞是

怒得其儕類非合喜不喜故天下和之非合怒不怒故

暴亂者畏之上經但論樂此兼言禮者以此一章總兼

禮樂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方氏慤曰在顯之謂

飾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

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內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軍旅鈇鉞對樂而言則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

### 右樂化章第十

鄭目錄第七。史記樂書第九。吳氏澄改居第八。張氏守節曰。

此第十章名為樂化章第十。以化民故。次賓牟賈為第十也。其章中皆言樂陶化為善也。凡四段。一明人生禮樂恆與已俱也。二明禮樂不可偏用。各有一失也。三明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也。四明聖人制禮作樂

天下服從也。案此總論樂之本末功效。蓋通前七章而發其未盡之意也。首兼論禮樂於人身心最為切要。後專論樂始於人心之動。中於感人之效。終於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以通結前文。白虎通引後半為孔子語。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

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贛音貢好呼報反斷丁亂反舊本寬

而靜四十九字脫在五帝之遺聲下又衍一愛字今從鄭氏正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

各有宜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商宋詩也孔疏

商宋詩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也愛或為

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孔氏穎達


曰凡聲歌遂人性所宜子贛令師乙觀已氣性宜聽何歌師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已性執處所宜之歌也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志意宏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不能廣大疏通小雅者小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而

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而謙恭卑退。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和。謂陰陽順理。謂不背逆育。謂羣生得所。陳氏暘曰。寬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寬而靜和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大小。廣大嫌於

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則剛柔一適乎中。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方氏慤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為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

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夫寬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

良則將至於寬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已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溫良所以為仁。能斷所以為義也。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天地一氣之升降。四時一氣之往來。星辰一氣之成象。萬物一氣之成形。則歌之動已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固其宜也。

陳氏暘曰。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

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  
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  
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

此章脫簡。鄭依史記樂書正之。是已。陸氏佃移夫歌  
者二十八字在寬而靜上。細味之。直已陳德。言有是德  
則宜歌是詩。下節言歌是詩乃能保是德。位置正有餘  
味。陸又易之。非也。陳澥本亦從鄭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

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  
歌孰能保此。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句舊錯寬而靜上  
又衍商之遺聲也。五字今從鄭氏正之。

**正義** 鄭氏康成曰。屢。數也。斷。事也。以其肆直也。見利而  
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孔氏  
穎達曰。五帝道備。三王德盛。但遺聲於後代。故宜聽其  
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德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



之事數能斷割是有勇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周氏諤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代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已也方氏慤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慈愛之於無斷能斷之蔽在於無讓唯有勇能斷事唯有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聲則可以保其義勇義

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李氏格非曰歌者非徒直已而陳德又足以脩人之所未足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壘壘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上時掌反隊直魏反橐古老反倨音据中竹仲反句

紀具反  
說音悅

鄭氏康成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孔氏穎達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墜落之下。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槁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於矩。音

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於鈞。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音聲感動於人。令人心想形狀如此。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歌者。引液其聲。使長也。有可悅之事。來感已情。故言之。直言之不足。更宣暢已意。故長言之。長言之意。猶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也。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闕後而定也。

金定禮言事正 卷三十一  
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鈎。言其聲之變如此。累累乎。言其聲相擊。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郝氏敬曰。如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下者聲卑。曲者聲回。止者聲絕。矩。曲尺也。半環曰鈎。

**案**抗隊七音。鄭孔以人心言。方郝以歌聲言。似方郝爲是。上下曲止。歌之能事畢矣。倨中矩。申言止。方則止也。句中鈎。申言曲。圓則又轉也。端如貫珠。申言上下。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似有兩端。而其實兩端之中。如珠之累累而上。又累累而下也。子貢問樂。是此一篇之名。古書名篇多在後前十篇已刪。此偶存耳。鄭從爲之辭。鑿矣。

右子貢問樂章第十一

史記樂書同。鄭氏目錄第十。

